

THE CONTEMPORARY OILPAINTER OF CHINA

THE WORKS OF
TAN DI FU'S
OIL PAINTING



当代中国油画家

谭涤夫
油画作品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国优秀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STATE OUTSTANDING PUBLISHING HOUSE)



30. 夏日 134 cm × 80 cm 1993年

封面：深秋的山谷（局部） 1995年

封底：夏日（局部） 1993年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谭涤夫油画作品 / 谭涤夫绘.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当代中国油画家）
ISBN 7-5305-1671-X

I . 谭... II . 谭... III .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2640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2002年1月第1版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8 印张: 4

新华书店 天津发行所经销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定价:30元



艺术简历

谭涤夫，油画家，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务院表彰其为发展中国艺术事业上作出的突出贡献，授予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194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

1961年入伍。

1973年进全军美术创作班油画班学习。

1980—199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

1994年作品《通往远方的路》获“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颁发的永久性奖项“中国油画艺术奖”，作品《静静的雪山》（油画）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览”奖，作品《海韵》获“首届中国油画静物展”奖，作品《夏日》获“’94中国画、油画精品展”奖。

1994—2001年其油画作品多次被国家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油画学会选送日本、芬兰等国家参加重要画展。

1996年作品《山谷印象》参加“中国油画学会首届展”。作品《藏族老人》参加“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

1997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谭涤夫油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同期由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教授主持召开了“谭涤夫油画作品研讨会”。

1997年作品《为保祖国养军马》辑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油画卷》。

1998年作品《山区的十月》参加由国家文化部主办的“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并入选精品集。

1999年油画作品《魂依千山》参加“全国第九届美展”。

2000年作品《通往远方的路》参加由国家文化部艺术部中国油画学会等主办的“20世纪中国油画展”。

2001年作品《芳草斜阳》参加由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研究与超越——中国小幅油画作品大展”并获“艺术奖”。

1997—2001年曾出版5种个人专辑画册。

我在油画创作中的艺术追求

谭涤夫

40多年的军旅生活，作为部队专业画家，长期以来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实的风格是我无悔的选择。现在中国油画艺术格局愈来愈呈现多样化，我虽然遵循写实主义的风格，但我对“抽象美”、“形式美”绘画从不粗暴否定。面对活跃的中国新潮美术，使我更加冷静地思考，从各种画风中得到启示，接受新的信息，使我的创作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有人提出写实风格已经过时，只有抽象绘画才是真正的艺术。西风也好东风也罢，没有吹昏我的头脑。我感到古典和印象派画家的绘画若存在不完美之处，后人求全责备也不足为怪；但后人怎样去完善，怎样深入前人未曾涉猎的一些领域，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具象绘画有着独特的审美作用与艺术效果，写实的绘画之路没有走到尽头，而是向前延伸。我国有不少具象绘画的名家，通过共同努力，写实风格绘画必将更具魅力。

油画属于西洋画种，画家不能忽视油画的基本规律，只有对西方传统绘画最本质的技法潜心研究，才能谈到对油画艺术的了解，从50年代起，我对苏联绘画十分喜欢，俄罗斯一些著名大师的作品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精到的油画技法、生动的色彩、潇洒而有力的笔触以及那些高扬人的精神、歌颂大自然的油画作品对我的绘画有过很大的影响。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艺术的各种观念、流派大量涌来，每当我翻开《世界巨匠》等画册时，我常为那些油画大师高超、娴熟的绘画技法惊叹不已。近些年，国外美术作品来华展览逐年增多，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空间，当“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罗丹雕塑展”、“达利绘画原作展”等艺术作品在京展出时，我从不错过学习机会。挂在艺术殿堂里一幅幅出自艺术大师之手的作品，磁石般地吸引着我，使我驻足不前，留连忘返。在不断对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土壤之上的西方油画领略和欣赏中，在不断对西方油画严谨而又科学的表现技法研究中，我找到油画的“本源”，了解到油画的一些真奥，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油画技法。

在吸收外国油画艺术精华，了解西方油画技法视觉信息的同时，我重新回到自己民族艺术的立场上来，在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我们要把重心转移到走自己的路，努力开拓、发展中国油画上，中国油画应有东方的神韵和画出中华民族的气派。我出身一个充满传统文化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博学多才、擅长书法的父亲对我的艺术熏陶，父辈将传统文化像种子一样播在我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德才情趣和艺术创作。我不断地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宝藏中充实和丰富自己。我曾三次远赴西北，去敦煌莫高窟，在南北朝以来历代壁画真迹前，我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敦煌壁画那细密如春蚕吐丝、流畅如行云流水、充满韵律美的线条，那充满张力和磅礴雄大意境的构图，那激动人心、浓丽、隽永、沉着的色彩，使我激动不已。我经常研读一些中国画的精美之作和一些中国画大师的画论，例如黄宾虹先生认为好的中国画应该做到重、大、高、厚、浑、润、老、拙、活、清、秀、和、雄，反对和避免死、板、刻、浊、薄、小、轻、浮、甜、滑、飘、艳，这些对中国画高层次的艺术要求，我想对油画创作也有所启迪，我深感丰富的传统文化为创造现代文化提供了营养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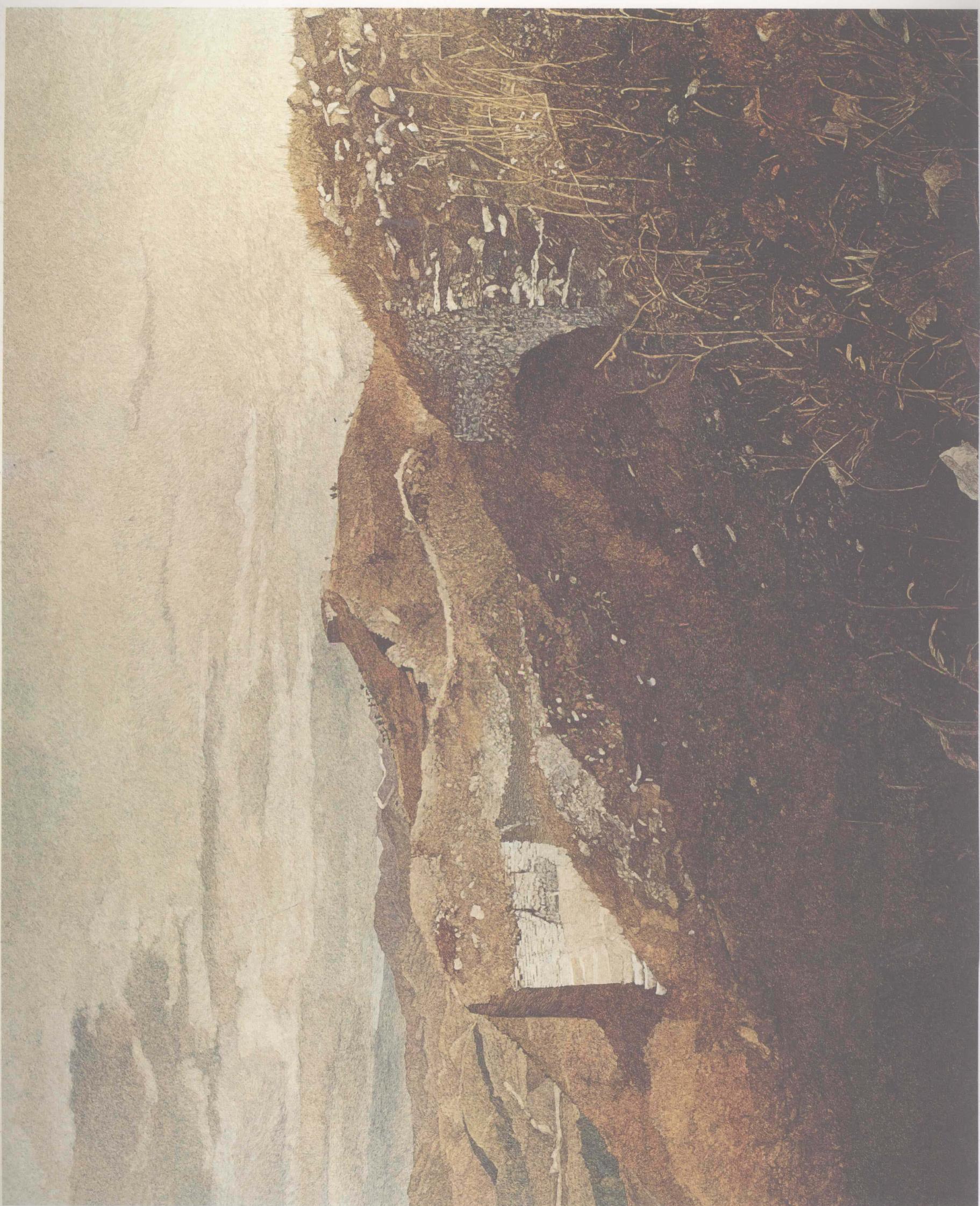
在中外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积淀面前应不失自我，借鉴与吸收不是单纯摹仿，纵览古今，绵亘千年，画家如云、作品如海，我们在学古人师传统上，任何盲目崇拜、固守传统窠臼，都将步入歧途，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走出审美停顿的误区，不受传统束缚是艺术家的天性，借鉴、融会、创新，更重要的是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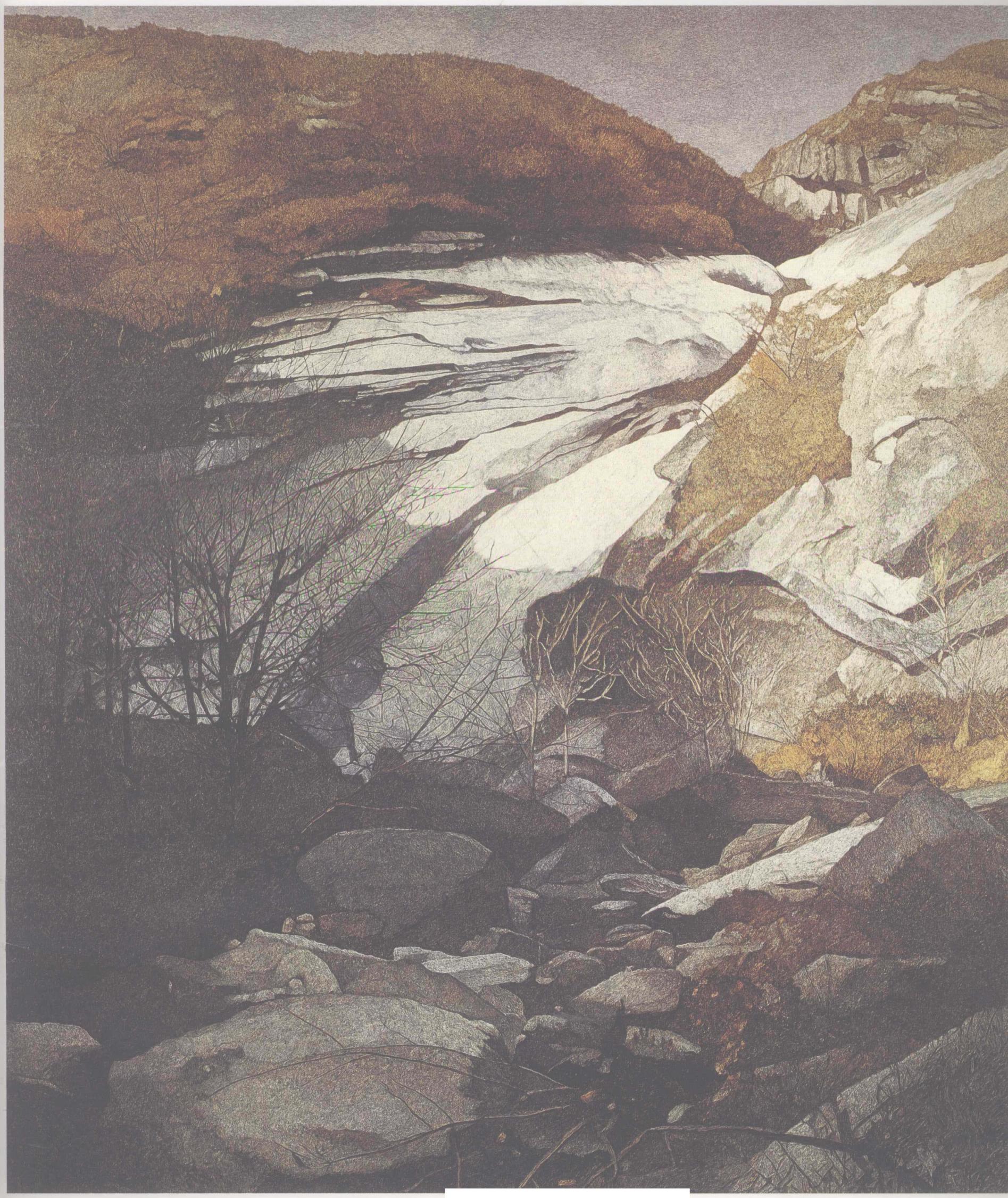
我十分尊重一个画家的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应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艺术上的重复是没有出息的。油画发展到今天，再向前发展一步极为艰难。我看到一些画家的作品，一些评论文章总提及他如何创新和独树一帜，而看其作品还是常规画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感。一个油画家应努力找到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在自己的艺术坐标上去创造辉煌。在艺术实践中，我努力挣脱艺术陈规，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锤炼有鲜明个性的油画语言，我愿自己的作品耐读和给人一个崭新的视觉感受。我的画风比较严谨、细腻，关注细节的深入刻画，暗部的色彩力求透明、丰富。局部有机地联系在整体之中，不脱离大关系画局部。在完成画面整体素描后上色时，为了保持画面色彩的新鲜感，我常采取一遍画法，一气呵成，不作反复修改，对画面色调整体效果达到胸有成竹。画大画时，我先在小稿上对色彩探索，正稿反复就少了。在绘画材料上我也不断地实验和探索，对各种油画颜色、调和剂认真进行比较。我的颜色画得很薄，但给人以厚重感。油画讲究笔触，笔触是艺术家的心灵轨迹和感情的载体，笔触塑造形体和表现质感。我的作品，画面笔触纵横、层层叠加，以无数紧密的笔触去营造画面，笔触偶成的画面肌理效果，也更加贴切自然，我用笔追求生动、洒脱，追求力感和韵律感。

中外美术史上，一大批里程碑般的杰作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我感到画出震撼人心的力作绝不轻松，虽然我创作心态平和，但也不那样充满闲情逸致，艺海无涯、生命苦短，艺术创作给我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艺术创作难以达到极致，这正如我每完成一幅作品时，我有收获的喜悦，同时我又感到前面又是一片空白和幻想，一切又将在新的探索和超越自己的基础上开始，我将去攀登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1. 静静的雪山 190 cm × 130 cm 1994年





3. 深秋的山谷 182 cm × 154 cm 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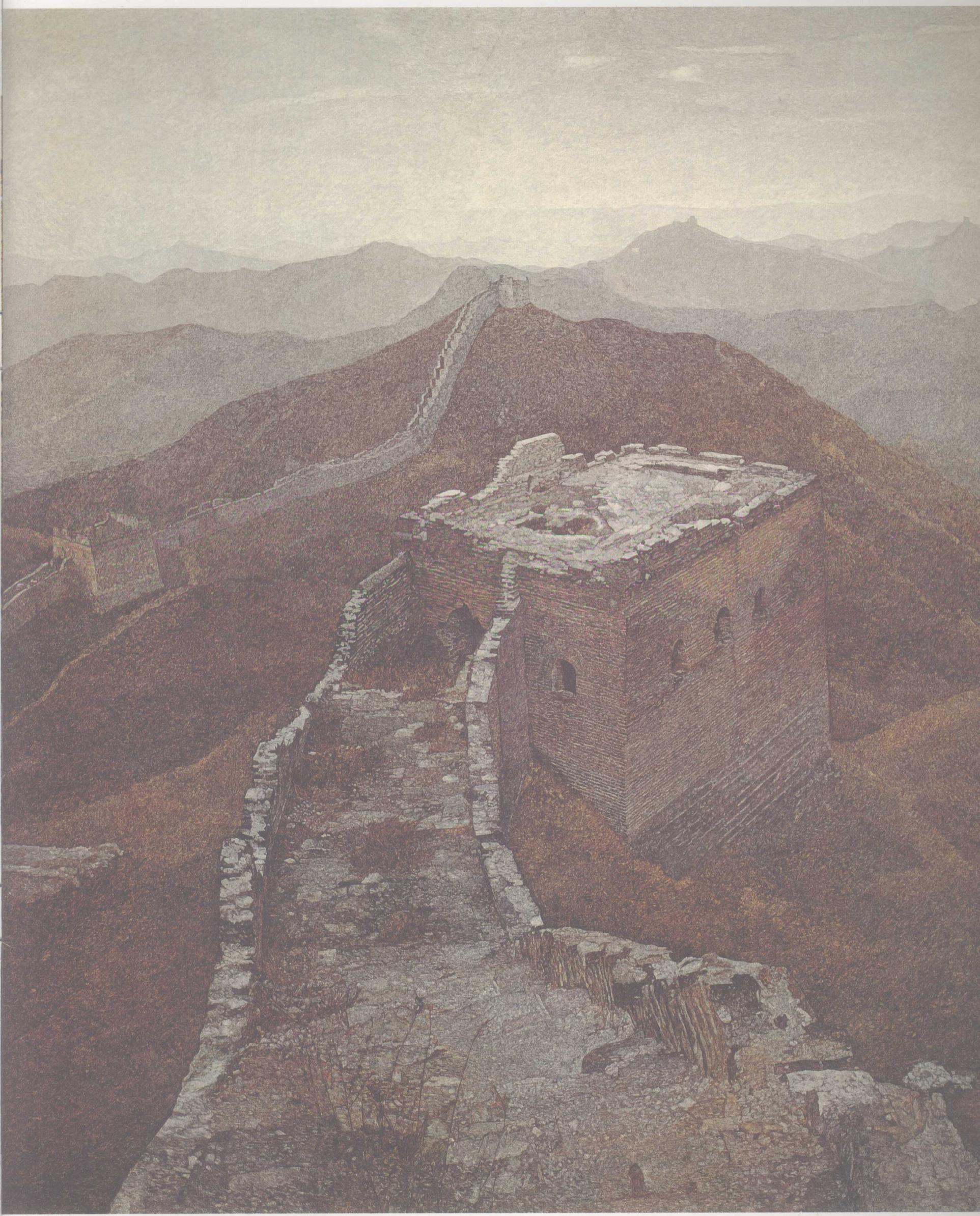
4 木板屋 65.4 cm × 50.7 cm 1991年



5. 海韵 100 cm × 70.3 cm 1993年



6. 紫塞凝晖 73 cm × 54 cm 1998年



7. 魂依千山 182 cm × 154 cm 1992年



8. 秋天的回忆 185 cm × 130 cm 2001年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 阴雨天的山野 $59\text{ cm} \times 38\text{ cm}$ 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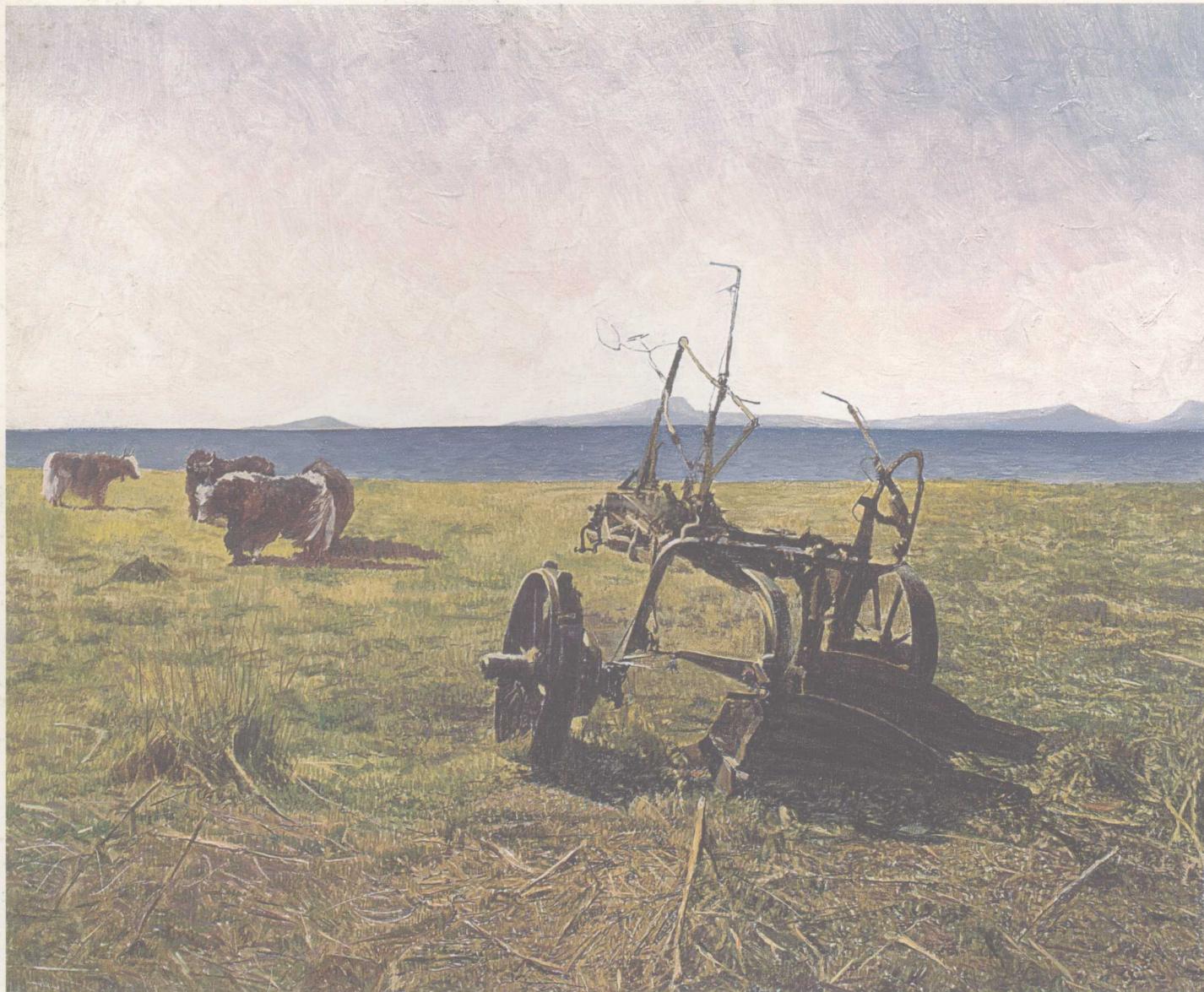


10. 山区之秋 $114.2\text{ cm} \times 80.2\text{ cm}$ 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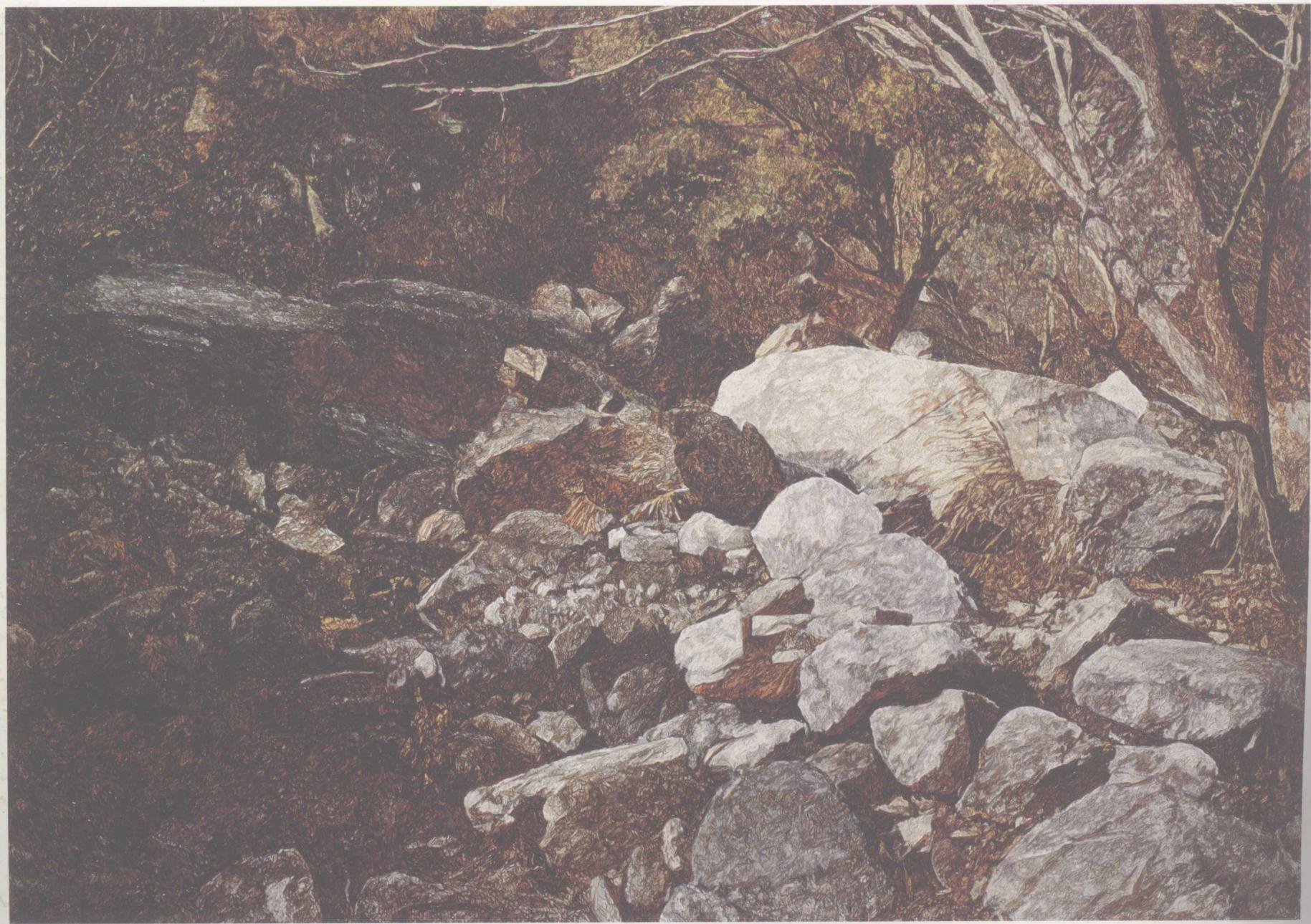
11. 山区之秋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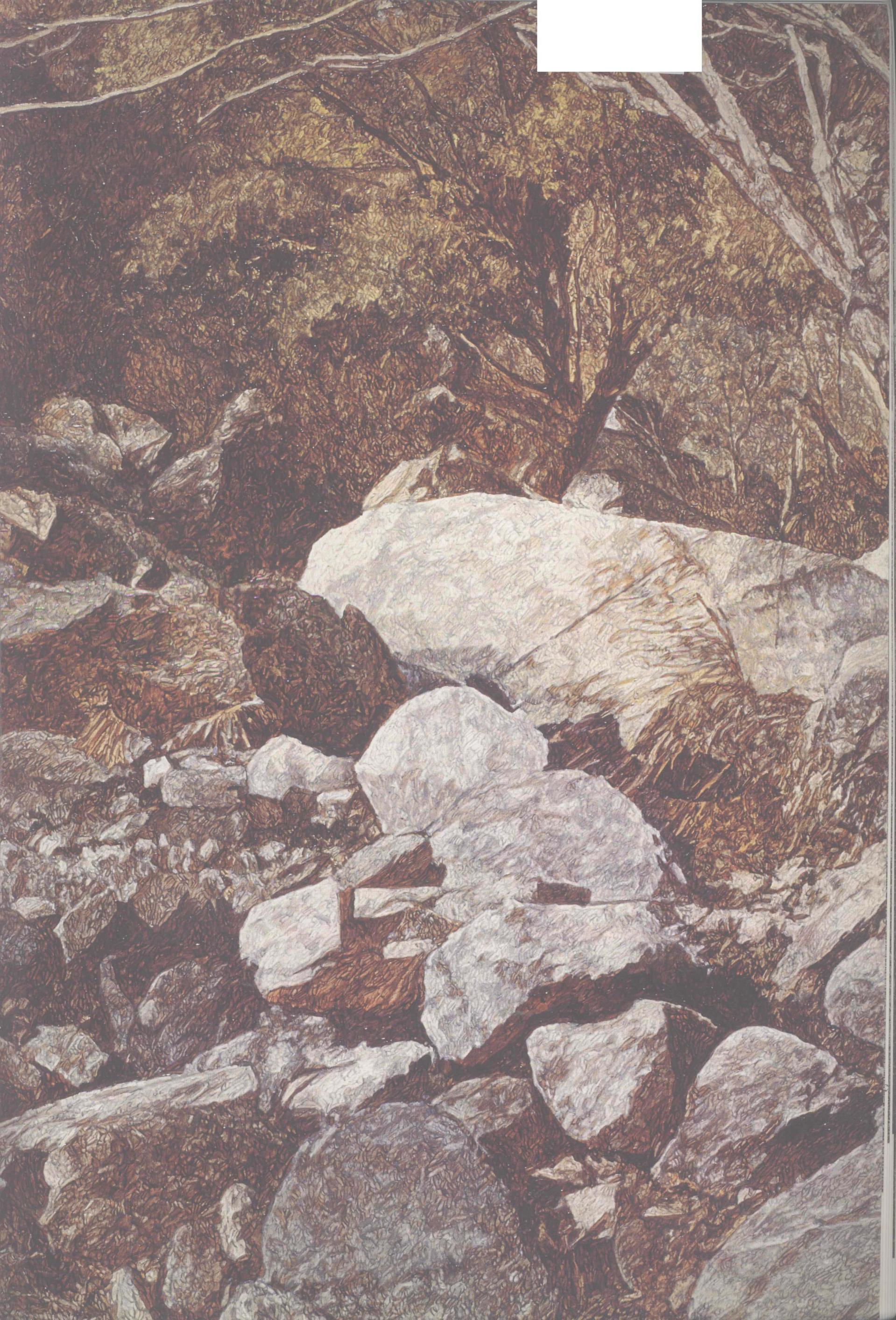
12. 青海湖畔
65 cm × 54 cm
199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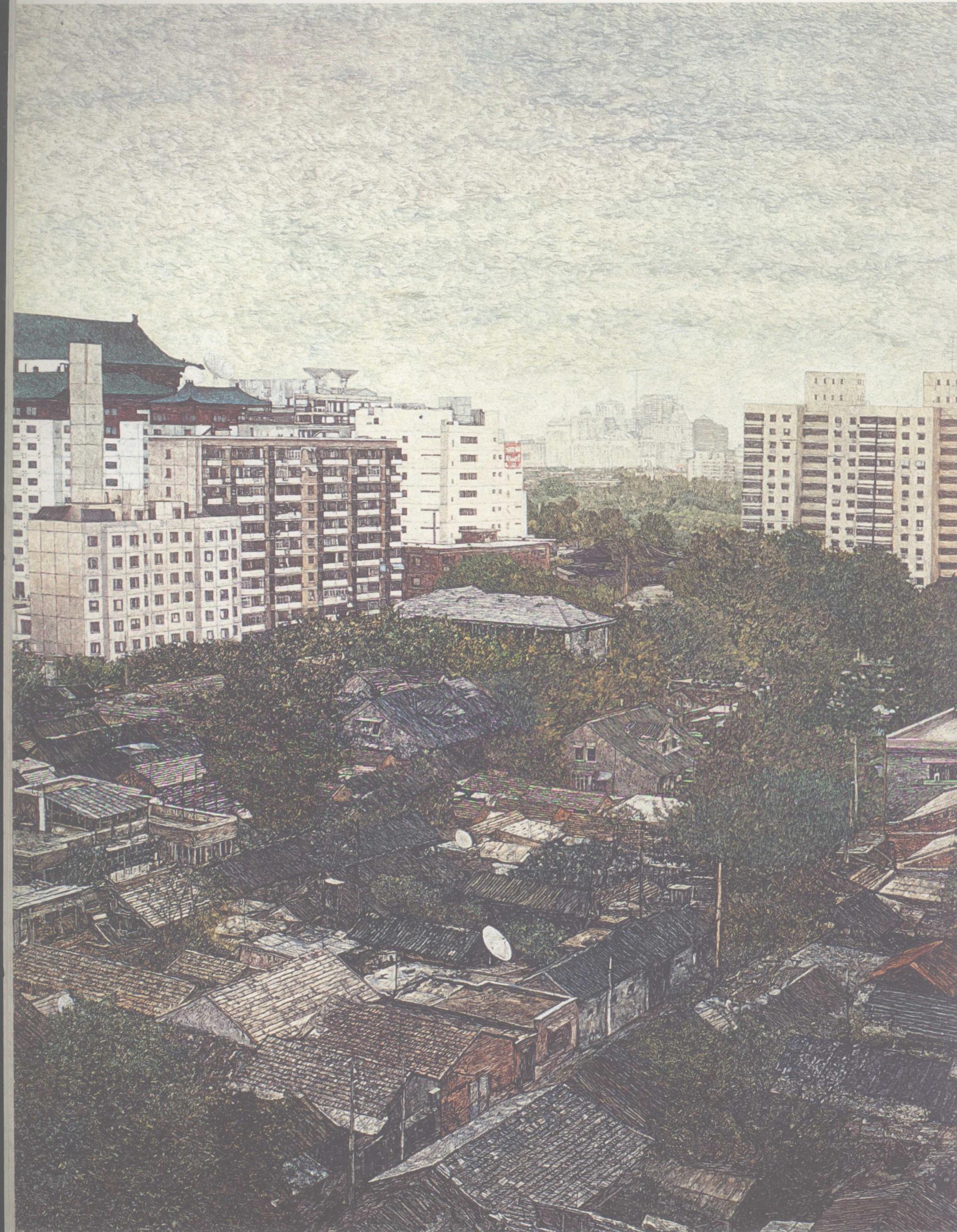


13. 樱桃沟 114.2 cm × 80.2 cm 2001年



14. 樱桃沟 (局部)





15. 历史留痕 · 2000北京 206 cm × 130 cm 2001年